

灵知派与神秘主义

[爱尔兰] 杰拉德·汉拉第 著 张湛 译

Gerald Hanratty

Studies in Gnosticism and in the Philosophy of Religion

灵知派与神秘主义

[爱尔兰] 杰拉德·汉拉第 著 张 湛 译

Gerald Hanratty

Studies in Gnosticism and in the Philosophy of Religion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灵知派与神秘主义 / (爱尔兰) 汉拉第 (Hanratty, G.) 著; 张湛译.

--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2. 9

ISBN 978-7-5617-6073-4

I. ①灵… II. ①汉… ②张… III. ①神秘主义—哲学史—研究—西方国家 IV. ①B08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199126 号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六分社

企划人 倪为国

Studies in Gnosticism and in the Philosophy of Religion

By Gerald Hanratty

Copyright © Gerald Hanratty 1997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Four Courts Press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12 by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上海市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 图字: 09-2012-565 号

六点学术

灵知派与神秘主义

著 者 (爱尔兰) 汉拉第

译 者 张 湛

责任编辑 彭文曼

封面设计 姚 荣

出版发行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社 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 3663 号 邮编 200062

网 址 www.ecnupress.com.cn

电 话 021-60821666 行政传真 021-62572105

客服电话 021-62865537

门市(邮购)电话 021-62869887

地 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 3663 号华东师范大学校内先锋路口

网 店 <http://hdsdcbbs.tmall.com>

印 刷 者 上海景条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90×1240 1/32

印 张 8

字 数 140 千字

版 次 2012 年 9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2 年 9 月第 1 次

书 号 ISBN 978-7-5617-6073-4/B·729

定 价 29.80 元

出 版 人 朱杰人

(如发现本版图书有印订质量问题, 请寄回本社客服中心调换或电话 021-62865537 联系)

导 论

二世纪末,里昂的圣伊里奈乌(St Irenaeus of Lyons)开始系统地捍卫基督教信仰,他选取了“灵知(gnosis),冒称的”这一称呼,来标示那些离经叛道的观念和态度。这些观念和态度危及教会的统一,颠覆教父以来的教义法规和道德规范。在伊里奈乌看来,灵知具有欺骗性,灵知的传播者变化无常、善发奇想,对圣经做选择性地和随心所欲地解释。他们诉诸惊人的宗教经验,从宗教、哲学和神话资源中任取所需,用来自魔法、炼金术和占星学传统的密传智慧粉饰他们的教义。早期基督教时代的辨惑家和辩论家在不同的时间地点看到了异端教派的激增,他们沿袭了伊里奈乌对灵知这一称呼的选择和他的如下论点:尽管灵知诸派在教义上多变而不统一,但他们都倡导某种特别的哲学—宗教观点,而这种观点与来自使徒的传统不相协调。

早期基督教时代的特点是灵修与智力的蓬勃发展,对这种蓬勃发展兴趣的增强以及批判的史学方法的应用,使多变的灵

知派运动的起源、传播和意义问题吸引了现代历史学家、哲学家和神学家的注意。无论是学术兴趣还是公众兴趣,都从1945年上埃及拿戈·玛第(Nag Hammadi)灵知派原始文库的发现获得了意外的激励。历史研究对那个时代的灵修状况与社会状况,以及形成原始异教运动的态度和观念,做出了相当详细的描绘。人们认识到,尽管使徒传统战胜了他们的对手,但多面的灵知派异端并没有被根除。可辨识的灵知派态度和观念贯穿几个世纪,通过地下渠道传播,或者是在基督教世界的外围存活下来。而且,在灵修和社会的动荡时期,对于人类基本问题,自发出现了具有激进特点的灵知派回应。在当前对形成灵知派观点的态度和观念的理解中,“灵知派”这一浑名代表了一种合法的解释学境域,可以为西方文化传统中许多最具影响的运动提供分类和解释。

多面的灵知派运动在时间地点上的起源,在现代多有争论,本书第一章以检查这些争论为开端,描述灵知派的基本倾向和哲学—宗教信条。无论是反异教文献还是拿戈·玛第文库都表明,灵知派思想的基本原则,乃是会员的精英阶层断言他们拥有特许的拯救“知识”(knowledge, gnosis),高于哲学家和信众使用的拯救知识。在灵知派系统中,灵知的获得与恶的起源这一棘手问题的解决是一致的,而恶的起源问题总是与时空世界中生存的异化经验相联系。灵知派对物质宇宙以及人类肉身存在的局限的憎恨,与以下强有力的主张相配:会员所获得的“知识”实际上把他们神化了,把他们从非会员的哲学家和一般信仰者托身其中的由命运所决定的世界中解放出来。

灵知派好作惊人革新的癖好,以及他们那些神话传统和密教传统难以把握的资料,把他们的神学思辨和宇宙起源思辨掩盖在晦暗中。不过,清楚的是,他们的反宇宙态度产生了一种二元论

神学,其中物质宇宙的创造者被认为是一个邪恶的德牧革(demiurge)。某些灵知派神学,包括团结的、广泛传播的摩尼教体系,设定了同时而又对立的本原或神性的存在;另一些灵知派神学则把邪恶因而恶毒的创造者德牧革的起源,追溯到一个整体神性存在中的悲剧或堕落。然而,无论是“绝对的”还是“温和的”二元论体系,就会员而言,神化知识的获得都意味着光明(或善的)力量对黑暗(或恶的)力量的胜利。伊里奈乌以及其他反异教作者,从自己的批判观点观察他们对手的倾向与行为,他们还注意到,灵知派对于超人知识与超人能力具有狂妄抱负,这导致非道德和反律法态度,表现为极端苦行和极端放纵的实践。

第二章论述灵知派观念态度的传播及其在灵修和社会混乱时期的重现,对一个广阔的研究领域,只是一个粗略而不完整的导引。当基督教会罗马帝国的地位得到巩固,在西方版图内,灵知派的反宇宙观点和二元论观点就被根除了。不过它在拜占庭地区继续吸引信徒,并最终于中世纪晚期以不妥协的清洁派运动这一形式在西欧重现。12世纪费奥尼的约阿西姆(Joachim of Fiore)院长,被认为是反复出现的千禧年灵知主义思潮的杰出代表。依靠德鲁巴(Henri de Lubac)^①非凡的历史研究,我们得以概述约阿西姆从三位一体教义实施灵知派推论的要点,我们也看到,约阿西姆的千禧年观点,经过改写与变形,在西方文化传统中经历了自己的盛衰。在多少有些专横的分类中,埃克哈特大师(Meister Eckhart)、雅各布·波墨(Jacob Boehme)、犹太教卡巴拉主义者(Jewish Kabbalists)被认为是极端神秘主义信条的倡导者,而这些信条可以被确定在灵知派思辨的范围内。最后,灵知派传统的古老网络,激励了文艺复兴时期一些倡导文化复兴的主

① 德鲁巴(Henri de Lubac, 1896—1991年),也译吕巴克,天主教神学家。——译注

要人物。这些传统复又进入现代,在一些最重要的文化发展中形成了有影响的思潮。

甚至黑格尔在世时,他众所周知的晦涩难懂和模棱两可的思辨,就被历史学家鲍尔(F. C. Baur)归为一种现代灵知派体系。第三章论述那些把黑格尔的巨构归于灵知派思辨的原则。审视那个时代文化氛围,可以看到,灵知派的态度和观念为黑格尔体系的出现做了背景上的准备。检查对黑格尔发展至至关重要的早期阶段,可以看到,这些传统有助于他试探性地为随后建立的无所不包的灵知派体系奠定基础。

第四章关注西蒙娜·薇伊(Simone Weil)对她所认为的20世纪精神、理智和道德危机的严厉回应。薇伊在性格上毫不妥协,拒绝参加任何组织和协会,倾向于宗教体验最苦痛的形式,这使她为这个时代的虚无主义开出的解药具有明显的清洁派特征。这种特征反映在她对在时空世界中的生存持不确定态度,也反映在她把自己看作一个承担者,来对基督教的意义做一种精英式的自我神化解释。而且,当她把注意力转向创世、道成肉身、救赎和三位一体,她思索的结果乃是灵知派神谱思辨和宇宙起源思辨这些古老主题的另一种变形。

C. G. 荣格(C. G. Jung)是从这个领域的另一端出发的,他认为,早期灵知派以及他们后续时代的后继者,是他理论心理学和实践心理学的前驱。荣格不考虑他们神学和哲学思辨的真正价值,坚持认为,与主流西方传统不同,灵知派确证了心灵(psyche)的诸潜意识维度,先行提出了他关于“自性化”(individuation)或“自性现实化”(self-realization)^①的现代心理学,而他相信

① 荣格区分 ego 与 self,在本书的荣格部分,我们依较通行的译法,把 ego 译为我或自我,把 self 译为自性,把 self-realization 译为自性现实化,把 individuation 译为自性化。——译注

这是对困扰现代社会的异化问题的恰当疗法。第五章将表明，荣格在灵知派符号系统中所做的发掘是何其丰富，而这些东西又是如何被他始终一贯地改写进了心灵整体与社会整体的新熔合中。

第六章关注灵知派主题向宗教哲学的转化，而这不过是向中世纪神秘主义者埃克哈特大师冒险且久富争议的思辨的回归。人们普遍认为，只能这样理解现代西方文化中出现的各种各样的无神论人本主义(atheistic humanism)：它们所反对乃是它们的犹太—基督教母体背景。本章论证，埃克哈特大师关于自我的神化(the divinization of the self)的大胆主张，实际上激励了“神秘主义无神论”(mystical atheism)的现代思潮。这些思潮颇具影响，宣告上帝之死以及相伴的神化的人对上帝品性的盗用。

19 世纪末，尼采以激烈的手法展现对上帝的谋杀，阐发了神秘主义无神论最惊人的版本。对“这个世界曾经拥有的至圣至强者”之死，他犀利地记录了他的纠结反应，并勾画了由此产生的虚无主义文化中的巨变。第七章检讨马塞尔(Gabriel Marcel)对——虚无主义和他那个时代文化中的还原论思潮与去人化(de-humanize)思潮——有神论的回应。特别是，马塞尔试图唤起原始哲学经验的某种回归，确证每个人生命的尊严与价值，对于 20 世纪哲学文化中许多实证主义与虚无主义思潮，这被看作是有价值的解毒剂。

人们普遍承认，在 20 世纪，海德格尔的影响超过其他任何哲学家。海德格尔的思辨晦涩又使人产生共鸣，影响超出哲学界，吸引了神学家、美学家，以及文学与文化批评家的注意。不过，海德格尔死后，他晦涩模糊的思辨与他支持纳粹政治之间的联系受到了严苛讨论。雅斯贝斯死后，人们在他的书桌上发现了一个很厚的笔记本，第八章解释这个笔记本中所包含的批判性回应。尽

管雅斯贝斯也着迷于海德格尔的个性和新奇的哲学观点,这个笔记本却严厉谴责海德格尔对语言含混随意地使用以及他抗拒对话和在沟通上的无能。在最后的分析中,雅斯贝斯用“灵知派”来称呼海德格尔对哲学、神秘主义、诗以及魔法所作的诱人混合。

目 录

导论 / 1

第一章 早期灵知派 / 1

对起源的探讨 / 1

知识与拯救 / 11

神性自我 / 17

神学和宇宙论 / 21

世界之为牢笼 / 26

在善恶之外 / 29

第二章 残存与复兴：灵知派从早期到现代 / 35

二元论的顽强 / 35

千禧年传统：费奥尼的约阿西姆 / 43

激进神秘主义者：埃克哈特大师、雅各布·波墨和卡巴拉主义者 / 51

从文艺复兴到启蒙运动 / 70

第三章 黑格尔的灵知主义综合 / 87

关于绝对知识的黑格尔体系 / 87

黑格尔的背景 / 96

黑格尔的早期发展 / 110

第四章 薇伊的清洁派神秘主义 / 133

一个激进的先知 / 133

一个没有教会的基督徒 / 135

必然与善 / 140

创世与反创造 / 143

第五章 荣格的灵知主义心理学 / 147

从内部冲突到科学的心理学 / 147

集体无意识 / 150

从异化到自性化 / 156

恶的问题 / 160

第六章 埃克哈特大师与神秘主义无神论 / 167

人的神化 / 167

埃克哈特大师与自我的神化 / 170

神秘主义无神论的形成与发展 / 175

第七章 马塞尔的有神论哲学 / 191

面向一种开放的哲学 / 191

人的问题 / 193

虚无主义与对存在的需求 / 195

从对自我的发现到对上帝的发现 / 198

从对他人的发现到对上帝的发现 / 202

马塞尔与形而上学 / 206

第八章 怀疑的解释学：雅斯贝斯对海德格尔的反击 / 213

被出卖的友谊 / 213

语言的膨胀与沟通的失败 / 216

一个灵知派思想家的魅力 / 221

参考书目 / 225

译后记 / 239

第一章 早期灵知派

对起源的探讨

在早期基督教时代,多面的灵知派运动曾经声名显赫。有关它起源的时间地点、它的神学和哲学含义,以及它的传播,聚讼纷纭。关于早期灵知派思辨的神学和哲学意义,一位著名解释者在 1977 年这样评论:“从现在起,哲学家、宗教史家,以及观念史的探索者,不得不遵从专家和文本工作者提供的东西。”^①此后许多年间,对这些有争论的问题的研究,无论在数量上还是范围上,实际上都扩大了。似乎矛盾的是,这一时期,对早期灵知派独特的态度观念,公众的兴趣也在增长。1945 年上埃及发现灵知派文库,报道通俗煽情,在报纸和其他公共媒体上连载、讨论。^② 公众兴趣的增强还反映在一个很出风头的系列电视节

① Hans Jonas, “A Retrospective View”. 13.

② 见 Elaine Pagels, *The Gnostic Gospels*。

目上,这个节目为基督教的起源与意义提供了一种灵知派的解释,并为灵知派思辨在西方思想传统中的重现提供了一个简史。^①

显然,早期灵知派对最根本的人类问题的激进应答,在当代西方社会中引起了同情。这种同情增强了人们对灵知派态度观念的原始表现的兴趣,无论这种兴趣是学术的还是公众的。汉斯·约纳斯写道,“灵知派中的某种东西,敲击了我们的存在(Being)的大门,特别是我们在20世纪的存在的大门。人类陷入了危机;关于如何看待自己在世界中的位置、如何看待他与自身、绝对、及其道德存在间的关系,人类陷入了选择的诸多极端可能性中。与对灵知派一无所知相比,灵知派中的某些东西可以使我们更好地理解人类自身”。^②

对早期基督教时代多变的灵修、理智和社会状况,历史学研究提供了足够详细的描述。逐渐清楚的是,尽管使徒和正统传统的捍卫者战胜了他们的灵知派对手,但灵知派的极端主义之火并未熄灭。多变的灵知派传统,通过激进的千禧年运动的信徒,通过密传的占星学、炼金术、魔法的实践者,在基督教外围的宗派群体中传承。而且,宗教与社会巨变时期的特点通常是激进反应的爆发,而这些激进反应可以归为早期基督教时代出现的灵知派态度观念系列的变种。

由于早期灵知派不加区别地从主流的和密传的宗教资源中、从各种神话和哲学中吸取资源,因而它们并未形成统一同质的运动。为了解释这个运动在时间地点上的起源而建立的假说五花

① 对这个节目的讨论和评价,见“The Gnostic Christ of Channel 4”,载 *The Tablet* (1984年5月5日)412。这本书是配合那个节目出版的,对早期灵知派的思辨作了通俗刺激的叙述,并介绍了灵知派思辨在西方传统中反复出现的简史。见 Tobias Churton, *The Gnosis*。

② “A Retrospective View”, 13—14。

八门,这表明确立清晰界线的困难。根据新近一位研究早期灵知派的历史学家,“灵知派的起源问题和它性质或本质的确定问题密不可分”。^①当然,这些问题的解决,取决于研究早期灵知派的历史学家所使用资料的范围和质量。

使徒传统最早的捍卫者把灵知派描绘为一个广泛多变的异端教义的典型。教父对灵知派异端运动的描述采取了偏颇并且通常是激辩的态度,尽管如此,有关早期灵知派的独特思想,这仍然是最重要的信息资源和观察资源。殉教者查士丁(Justin Martyr)写于二世纪中叶的《护教书》(*Apology*),为正统传统的支持者与灵知派异端间的争论提供了最早的证据。查士丁列举了三位异端敌手:西门(Simon)、门安德(Menander)、马西昂(Marcion)。查士丁还提到他自己的另一篇作品《条陈》(*Syntagma*),他在其中描述并驳斥了早期教会面临的所有的异端挑战。同一个世纪的后半叶,里昂的圣伊里奈乌撰写了他的《驳异端》(*Adversus Haereses*),揭露并驳斥各式各样“冒称的灵知”。尽管伊里奈乌强调了灵知教派的激增,但他坚持认为它们是同一棵简单的异端之树的分支。在伊里奈乌看来,各种异端团体对使徒传统的歪曲以及对正常教会生活的扰乱,都可回溯到行邪术的西门,西门是灵知派各种离经叛道的“根源”。

在伊里奈乌对灵知派作详细揭露和批判之后,罗马的希波吕托(Hippolytus)于三世纪早期撰写了他的《驳斥所有异端》(*Refutatio Omnium Haeresium*)。根据希波吕托,灵知派的离经叛道来自他们对希腊哲学资源的过度依赖和对神秘宗教、魔法以及占星传统不加区别地吸收。同一时期,德尔图良(Tertullian)在他的《对异端的训令》(*De Praescriptione Haereticorum*)中谴责了灵

^① Giovanni Filoramo, *L'Attesa Della Fine: Storia Della Gnosi*, 19.

知派的自大和不实。希波吕托批判灵知派引用希腊哲学甚于使徒传统,伊里奈乌指责灵知派教义前后矛盾、五花八门,德尔图良的辩文重复了这些批判和指责。

亚历山大的文化比较氛围,使早期基督教与灵知派之间引起了富有成果的碰撞。亚历山大的教父,克莱门(Clement)和奥利金(Origen),希望用希腊哲学遗产调和他们的基督教信仰。克莱门把真灵知或好灵知与假灵知对立起来。前者的持有者是在反思神性启示的内容中使用希腊哲学概念和语言资源的基督教信徒,后者的持有者是否认使徒传统和信仰规范的变化无常的异端。就奥利金来说,他在他的长期经历中接受了许多灵知派影响,但仍然捍卫使徒传统,反对异端灵知派放纵不羁和铺张扬厉的思辨。奥利金的一个主要贡献是对寓意释经方法(allegorical method of exegesis)的详尽阐述,他希望这能为灵知派对圣经文本的任意解释提供有效的对抗方法。

三世纪和四世纪,灵知派的威胁减轻,而教会面临新的挑战,教父文献不再对灵知派异端作经常性引用。不过,有关灵知派的多样性、复杂性、持久性,仍有进一步的证据在四世纪产生。萨拉米的伊皮法纽(Epiphanius)著有《药库》(*Panarion*),对灵知派异端的离经叛道作出了超越前辈的更加辛辣的揭露和谴责。在伊皮法纽看来,灵知派异端是——那些不向使徒传统和信仰的正统规范屈服的人的——傲慢歪曲的个人主义的产物。当然,圣奥古斯丁(Augustine, 354—430年)在他的作品中,生动记述了自己与摩尼教(灵知派运动最团结最持久的分支)的斗争。教父对灵知派最后的反驳来自八世纪叙利亚神学家库奈(Theodor bar Konai),证明了这个异端的摩尼教分支与曼达派分支的持久性。最后,三世纪的异教徒,哲学家普罗提诺(Plotinus)的作品也不容忽视。他的作品反映了教父对灵知派教义的批判,这些教义既极

端又别具风格。^①

教父在辩文中谨慎而有选择地保留了一些他们异端对手作品中的段落。但由于多面的异端威胁了教会的信仰与秩序,可以理解,教义的、忠实的灵知派作品被压制和破坏了。《赫尔墨斯文集》^②中只有某些部分清楚地属于灵知派态度观念范围,此书是文艺复兴期间被重新发现并翻译出来的。到18世纪末,原始的灵知派文本被发现的只有四篇。当早期基督教时代在19、20世纪引起了极大的历史兴趣,摩尼教和曼达派教义与礼拜仪式文本的抄本也被发现了。这段时期内,对基督教次经文献的考察,还为在那个时代早期世纪中占主导地位的灵修状况的研究带来了生机,并且获得了至少一篇以灵知派灵感为特点的文本。然而,最具意义的事件是1945年上埃及拿戈·玛第(Nag Hammadi)灵知派文库的发现。这部科普特文文集的52篇论文属于四世纪的一个灵知派团体,译自作于二世纪或三世纪的希腊语原文。

对教父辩文可靠性的评价以及对已发现的原始灵知派文本重要性的评价存在争论,这是不奇怪的。就教父来说,他们的辩文受到特殊时间和地点视角的影响,他们是从这些视角来观察他们的灵知派对手的。更为重要的是,教父出于护教考虑,关注的是灵知派思辨铺张怪癖的特点和异端作品中那些挑战教会统一与秩序的段落。在教父的辩文中,他们也关注异端运动桀骜不驯

① 有关基督教父的反灵知派著作,见 Giovanni Filoramo, *L'Attesa Della Fine*, 4—23; Hans Jonas, *The Gnostic Religion*, 262—265; Kurt Rudolph, *Gnosis*, 10—25。关于反异教作家的论辩风格和技巧, Gerard Valée 的 *A Study in Anti-Gnostic Polemics* 中有一个讨论。

② 《赫尔墨斯文集》(*Corpus Hermeticum*)是一部古文献,文艺复兴时期斐奇诺(Marsilio Ficino)把它翻译出来。赫尔墨斯(Hermes Trismegistus)是埃及智慧之神透特(Thoth)的希腊名。有关《赫尔墨斯文集》,具体可以参见本书第二章最后一节。——译注